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三夢橋

聶筠士，字君青，一字嘯竹，滇人而流寓於楚南瀟湘雲夢間。卜築三椽，隱居不仕。娶妻顧氏，字湘蘋，漢人，固世家女子。生少讀書聰穎異常。以就試滇南，程途頗遠，遂不復事帖括，納粟為上舍生，為後日赴北闈地。生妻頗解書史，能作小詩。每當月朗花妍，風和日麗，輒命酒對飲，藏鈎射覆，擊鉢聯吟，自得闡幃樂趣。家固中人資，生又寡交遊，米鹽瑣屑，概弗撓心，人視之幾若神仙中人。生舅氏在京為部曹，寄書招生入都，且以功名相，詞意懇至。生欲辭之，弗得；不得已，束裝就道。夫婦遠別，眷戀愁悵之懷，有可知也。生素未出外，荒村雨露，野店風霜，從不習慣。回望家園，步步淒惻。行抵山東境上，以日暮途遙，覓逆旅，不得。正■惶間，忽見列炬自遠而至，眾俱戎裝持刀械，疑是劇盜。方深駭懼，既近，則從人所荷，皆狐兔獐鹿之屬，知為縱獵歸來。見生，問：「何夤夜至此，豈係遠客行道迷途耶？」生唯唯。最後一少年，約□六七歲許，容貌端秀，衣履華煥，狀如貴家公子，前揖生，問里居。生具告之。少年曰：「敝廬距此不遠。如不嫌褻，請暫宿一宵，明日啟行可也。」生即致謝，因隨之行。

逶迤一二里，甲第巍然，甫叩扇，即有蒼髯奴出應。少年肅生登堂，行主賓禮。自言為秦中孫姓，祖父並仕於朝。己字蓉伯，□四歲即登賢書，近以習騎射，致廢文字。「頃從西山會獵旋，得遇君子，萍水相逢，緣亦不淺哉。」即命張宴款客。割腥擊鮮，殊異常味。酒罷，宿生於東廂。翌晨，生辭行。公子尚高臥未起。家人以公子命贈贖，生固卻而後受。

至蘆溝橋，車夫忽病，暫憩旅舍。越日，風雪大作，阻不得前。生孤悶無聊，圍爐獨酌，藉破岑寂，醺然薄醉，逕入睡鄉。忽見孫家蒼髯奴控騎來迓曰：「主家後園梅花盛開，公子思君慕切，邀往東園賞梅。即發勿遲，恐勞久盼。」生疾馳數里，回顧蒼頭，倏爾不見。縱馬前行，已抵前日所宿處。由大門入，中堂闕無一人。生不識後園在何地，信足所之，凡歷門闌數重，曲折深邃，凡迷來處。左偏高樓五楹，霧牖雲窗，雕鏤精絕；中庭葡萄一架，紅紫爛熳。生訝時方隆冬，何得有此？推扉輕入，則見一女子臨窗刺繡，瞥睹生至，驚起；生亦卻步癡立，知必誤闖公子閨閣，逡巡出戶，耳畔聞叩門聲甚急。

啟眸四顧，身在寓中，門外來報車夫已死，求給棺費。生回憶夢境，恍惚如在目前。雪晴，易車入都，既謁舅氏，即令在部佐理。筆墨簿書之暇，仍溫舉業。秋應京兆試，獲捷，名列亞元。逾月，家中催歸符至。蓋生妻別後病咳，秋深益劇。生摒擋行李，久之始發。

過橋，遇舊寓主人，以生新貴，曲意款留，慇懃倍至。生不忍過拂，遂為停驂。至夕，夢已歸家，及門則喪懸於門左，升堂則靈■停於堂偏，家中臧獲輩咸來參謁，俱言主母逝已浹旬矣；日夕盼望，呻吟中常呼主名，風動幃開，輒言君至，淚眼已枯，柔腸欲裂，當駕返瑤台之夜，猶復強起嚴妝，濡毫賦絕命詞，重疊緘封，囑曰：「主人歸，可呈閱。必令親啟，庶知妾一片苦心也！」生聞言，涕不能仰。忽聞環■鏘鳴，蘭麝香吹，自遠而近，生妻冉冉由室中出，丰神綽約，無異當時，斂衽向生曰：「不意西風一別，迴隔人天。會短離長，永無見日。命之薄矣，恨也何如！」前執生手，出懷中羅帕，替生拭淚，謂生曰：「君勿過悲。妾前生係修微庵中尼妙蓮也，於浴佛日大開戒壇，士女畢集。君時為維揚秀才，渡江來聽說法，丰姿玉映，態度霞軒，矯然秀出於人叢中，不覺一時生豔羨心，以此墮落，結是姻緣，固非君妻也。君妻現已及笄，欲一往見之乎？」

攜生偕行，飄然若御風乘雲。頃之，至一處，即孫家庭院也。自內達外，燈彩輝煌，笙簫嘹唳。堂中錦繡成屏，氈氍貼地，群僕以冠帶進，生裝束頓易。樂作，新人出，盈盈交拜。既入洞房，紅巾始揭，微睨之，則前日臨窗刺繡女郎也。眼媚秋波，神瑩寒玉，容貌妍麗，殆無比倫。方不解何以至此，覺有搖其肩者，則車夫待早發，群催登程矣。

抵家，妻固病沒，一一如夢中所見。銜悲茹痛，幾不欲生。居無何，巨家名族爭求締姻，生俱辭之，思欲往游天台雁蕩間，入山修道，無意於人世。惟以嗣續為念，花朝將屆，會試伊邇，親友都來勸駕。生以空牀夜怯，寶瑟塵封，在家亦無聊賴，計不如出外遊覽，藉遣悶懷。既入都門，仍依舅氏。會試以二甲登詞林，座師則濟南孫公也，與生舅氏同年，甚賞識生文，謂非凡器。訪知生喪偶未續，欲以第三女為生繼室，托人言之，舅氏遂為主婚。生雅弗欲重違舅命，姻事遽成。擇吉行聘，秋杪就婚於山東。既至，則應門者，蒼髯奴也；出迓者，前日會獵少年也，彷彿復入夢中。鼓樂喧闐，禮儀繁盛，房中鋪陳華麗，俱若夙見。宵漏既深，賓客漸散，新人靚妝初卸，斜倚熏籠，視其體態，宛如舊識。

越數日，生偶與少年話昔日遭逢之事，少年恍然若失，不禁拍手笑曰：「數日疑團，至此始破。我固謂天下無有如是之相似者，特不記何處曾經一面耳。」由是相待愈殷，所嫁新人，蓋即少年之姊，寵姬詹氏所出，容顏才調，冠乎眾姝，一家姊妹行，推為巨擘。閨中詠物諸詩，傳誦一時，年未及笄，已有刻集，不櫛進士之稱，早播人口。

一夕，女偶搜畫篋，得殘繡一片，尚未成事。生因詰之，答曰：「當時倦繡未成，棄置於此。」生乃話入夢之異。女曰：「因君此言，殆如夢覺。昔年因與二姊賭繡遲速，寒夜挑燈，期以必成。忽聞背後有步履聲，回顧則一男子闖入。急起呼婢翠兒，則男子亦踟躕卻立，不敢相逼。須臾已杳，聲影俱無。逮翠婢來，見余伏几熟睡，屢呼始醒。心疑為遇鬼，秘不敢言。以君夢測之，殆君生魂真來此間耶？余因此遽發寒疾，浹旬及痊。由是深夜不敢獨坐矣。」

生以兩夢皆應，今時伉儷，由此離子為之撮合，爰供夢神木主，晨夕焚香頂禮，求在夢中導與前妻再相會合。生旋以詞林簡放主考，甄拔人才，悉名下士，一時寒俊為之氣振。繼為督學使者，三年任滿，擢升御史。以屢次指陳朝政得失，為時貴所忌，外補登萊青道，實疏遠之也。在任頗有政聲，復以內名馳驛進京。

將近蘆溝橋，體中不愜，小住旅館。醫家誤以為虛，命進參苓，生忽朦朧睡去。即見閻者持刺前白曰：「有貴客來。」生視其名刺上書「蓬萊第三島仙子青琴」，錯愕不知何人，姑延之入。風裳霧鬢，舉止輕盈，花貌雪膚，娟妙無比。生問：「阿誰？」則曰：「妾固君之舊人，乃不識耶？郎君祿位應盡今日，重列仙班。因鞫一獄失入，故尚留滯人間三□年。君新夫人不久亦當逝世，仍還閻苑。妾憐君在世無伴侶，故祈之氤氳使者，暫延鶴算，永結鸞儷。君其勉為善事，上佐聖明，下保民庶。妾去矣。」生遽然而覺，連呼曰：「異哉！」左右以藥進，忽若有碎其碗墮地者，藥汁淋漓衾褥間。生知有異，復令他醫診之，則言外感。索視前方，謂不可用，另投藥石一劑而愈。生旋即致仕家居，優游泉石，嘯傲山林，與孫氏女年臻耄耋乃終。有知生軼事者，名之曰三夢橋。